

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核心意蕴与实践进路

任福兵, 孔德进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是观察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根本视域, 而生态向度既是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能级”跃升的重要表征, 也是衡量其“质”的核心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从唯物史观生产力要素变革视角看,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系统的深刻变革, 体现为以掌握先进科技与创新能力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生产工具、以要素科学结合为实现方式、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意蕴。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 生态理念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理论先导, 生态科技是物质基础, 生态人才是核心支撑, 生态制度是现实保障。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生态向度; 生产要素; 自然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6-0581-10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41030563

The Cor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N Fubing, KONG Dejin

(Institute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the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for observing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not only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leap in the “energy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ones, but also serves as a core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ir “qual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that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ving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not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mastery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production tools, the scientific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labor, with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s their core impl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concepts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 their material basis; ecological talents provide the core support; and ecological systems offer the practical guarantee for this

收稿日期: 2024-10-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项目(21SZJS6301074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3YJA710044)

第一作者: 任福兵,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E-mail: 1160581852@qq.com

ecological orientation.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dimension; production factors;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1]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最终体现，集中表现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现实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等要素称为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⁶⁹²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推动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劳动者以及劳动对象实现颠覆性变革，是人们改造自然综合水平的大幅提升，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生产力的最新形态。同时，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²⁰⁴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厚植“绿色底色”，以智能化、绿色化驱动生产要素转型升级，能够通过数字时代创造的技术优势，提高社会生产效率、降低产业能耗，最大限度地缓解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力系统科技“创新”要素的发展，更符合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既契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逻辑，也顺应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要素变革视角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逻辑理路、核心意蕴及实践进路，可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动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经文献梳理分析发现，当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理

论内涵^[4]、形成逻辑^[5]、价值意蕴^[6]、主要特征^[7]以及实践路径^[8]的研究。二是各领域具象化的新质生产力相关问题研究。郭晓鸣等^[9]深入分析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展阻滞与实践路径；周小亮等^[10]基于政治经济学视域研究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王春娟等^[11]研究了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驱动逻辑、意蕴阐释以及发展路向。三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不同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罗红艳等^[12]研究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侯爱萍等^[13]研究了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难题与实践路径；朱珂等^[14]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底层逻辑与发展路向。四是不同领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朱海华等^[15]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选择；龙宝新^[16]研究了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理与行动路径；许中缘等^[17]研究了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现实障碍与法治进路。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作了界定。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且丰富。然而，鲜有学者以要素变革为切入点，针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展开深化研究，阐明其核心意蕴并构建整体分析框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要素变革视角，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向度，构建包含出场逻辑、核心意蕴与实践进路的分析框架：其一，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论述出发，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内在依据；其二，从马克思生产力要素构成理论出发，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在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三者结合方式上的深刻变革，阐明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核心意蕴；其三，依循“理念—科技—人才—制度”的逻辑理路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丰富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研究框架，为后续深化研究奠定基础。

二、出场逻辑: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内在依据

自然生态环境是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的重要构成,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是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系统生产力的复合形态,是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必然结果。需注重新质生产力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一)自然生态环境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生产力是人利用劳动资料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物质力量,现实的自然力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和生产要素的基本构成。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8]161} 马克思赞同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论述,将自然界视为人类劳动的“原始食物库”和“资料库”,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并将生产力划分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他把这种不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便加入生产活动过程的自然力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强调“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19]122}。由此可见,马克思将自然要素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同时,他认为:自然界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20]15},作为生产力实体要素的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源自自然界;自然条件直接影响劳动生产力的状况,自然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物质生产量的大小,“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上能提供更多的金属”^{[21]53}。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形态,其演进不仅受社会经济形式的影响,更受特定自然环境的制约,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统一。传统意义上对生产力实践模式的理解,仅将生态环境视为“异己”的被改造对象,过分强调人对生态环境的改造与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未关

注到生态环境对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与生产力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1]445}。在马克思关于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划分的基础上,相关研究将资源、环境、生态纳入生产力范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构成理论,推动了生产力质态的演进。新质生产力是在新理念指导下形成的生产力发展新质态,以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为价值追求,打破了以往对自然生态环境认识的局限,变革了传统发展模式,使自然生态环境的地位实现了“质”的提升。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广泛应用,推动社会分工与协作更加合理,由此极大地提升了“自然力”的质量与存量,能够以更低的自然资源成本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然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的统一。

(二)自然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评价尺度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2] 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是评价一种生产力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志与尺度。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势必会对自然界原有生态面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优劣与生产力的“先进”与否直接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对自然力实现控制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实现“自然力征服”的同时造成了“自然的异化”,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极度不和谐的状态”^{[23]33-34};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理解与实践,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难以修补的巨大裂缝,破坏了原本平衡的物质循环,最终导致城乡对立、社会分化、生态恶化。同时,马克思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24]256}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将自然生态环境视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因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即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是衡量生产力“先进性”的重要尺度。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新“质”态,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形成的新型关系形态。衡量生产力“先进性”的标准包括“工具尺度”和“生态尺度”:工具尺度是“内在尺度”,即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生产工具发展水平为衡量依据,重点是创新在整个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占比重;生态尺度是“外在尺度”,即将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作为衡量依据,关键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新质生产力是“工具性”与“生态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开拓了生产力发展新路径,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困境”,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现实前提,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在于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要素,减少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依赖,推动新兴产业发展,降低自然资源与能源消耗,优化产业生态支撑,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因而,是否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与优化、是否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新质生产力之“质”的核心体现,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以往生产力形态的关键,也是评价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

(三)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辅相成

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良好的自然禀赋与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的前提,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平衡的基础。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4]146}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07-208} 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系统中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基础和来源,是生产力的直接“构成要件”,其状况直接促进或制约生产力发展。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314} 生态环境的破坏,势必会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能够为自然生态保护提供人力、技术与物质的支

持,是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平衡的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发展既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也离不开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支撑。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高新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力跃升。新兴科技与生产工具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手段,为治理与恢复以往受损的自然生态环境、预防自然生态系统失衡提供有力支撑,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力质态。另一方面,从生产力“质态”来看,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以往生产力形态,更凸显对自然生态资源的内在依托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6]361} 相较于马克思所论述的物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将自然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系统并赋予其主体性价值向度,在遵循社会生产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更强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能够保障自然资源能源的持续供给,提升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作效能。同时,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亦有助于社会繁荣发展,保障生产活动的长期稳定,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增长。因此,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7]。从这一层面来讲,绿水青山就是生产力,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新质生产力,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核心意蕴: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主要内容

“新质生产力根植于马克思主义。”^[28] 马克思主义认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29]442},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新质态,新质生产力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有机系统,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等为基本内容。

(一) 从劳动主体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素质全面提升的先进生产力

劳动者是全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重要、最

活跃的因素,也是“生产力要素中唯一能动因素”^{[30]106},劳动者的素养直接关系到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结合方式,进而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以抽象的“理性经济人”为导向^[31],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过度推崇“人类中心主义”,导致自然资源与能源被肆意开采,自然生态环境被肆意破坏,使人类社会陷入“高利益—高能耗—高破坏—高污染”的非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引发大量“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4]172}新质生产力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产生,体现了对传统生产要素在继承前提下的突破与超越,要求劳动者必须提升以新的劳动资料改造新的更为广泛的劳动对象的能力,全面提升劳动者对新技术、新知识的快速学习和应用能力等符合生产力发展“新质”要求的劳动素质。

新质生产力条件下,劳动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而是转变为掌握先进科技知识与先进工具、具备高度创新能力与环保意识的现代新型劳动者。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使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全面、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水平,劳动者通过创新的生产方式与技术手段,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减少资源能源浪费;同时,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环保意识,可以有效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环境污染,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劳动者借助掌握的科学与新兴技术工具,能够更系统、更科学地修复治理已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展生态风险监测,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推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实现良性循环。

(二)从劳动资料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科学技术更加进步的先进生产力

劳动资料是连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媒介”,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

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32]210}劳动资料不仅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结构中,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将自身活动传导向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因素,是介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传统生产力发展时期,科技创新已显现出巨大优势,在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改进劳动工具及优化拓展劳动对象中均扮演重要角色。恩格斯在目睹蒸汽革命给英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后强调:“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18]402}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33]655}然而,在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人们更多地关注劳动资料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维度”,却忽略其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维度”。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资料的“生态向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强调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的可持续性与生态性。

新质生产力是由数字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质态”跃升,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形态。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持续发展,引发了新质生产力劳动资料要素的“数字化”变革。抛却此类新兴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共安全风险”“技术伦理风险”等问题,数字技术与劳动资料实现深度融合,使其原有的机械性、物理性、化学性等生产效能得以放大,进而衍生出新的生产要素和增长动能^[34]。变革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劳动资料的生产工具系统来看,“数智化+生产工具”模式使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与能源的利用更加充分,有效降低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自然资源的浪费;同时,新型生产工具在自然生态监测和保护中的应用,可有效促进生态系统修复与发展。从劳动资料的动力系统来看,新能源、新材料等“低碳”类能源材料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能有效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促进能源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低碳化”变革,还能推动劳动资料运输辅助系统、信息传递系统的重要变革,进而有效推动传统生产模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三) 从劳动对象角度看,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对象更加广泛的先进生产力

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利用生产工具进行改造的物质因素, 是生产力的实体性构成要素, 其与劳动资料“二者共同表现为生产资料”^{[24]211}。马克思将劳动对象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天然存在的”, 如矿藏、原始森林等未经人类干涉加工的自然物质; 另一类是“已被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 即经过人为加工的相关材料。他还认为: “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3]158}可见, 劳动对象作为被改造的客体, 是一切物质生产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 劳动对象的范围、性质与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紧密相关: 社会生产分工越细化, 劳动者对劳动对象自然属性的认识就越深刻, 对劳动对象使用价值的开发利用就越深入, 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范围就越广泛。另一方面, 劳动对象的性质和质量亦会对劳动资料与社会产品的性质、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同样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手段作用于不同性质、质量的劳动对象, 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 使劳动对象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深化, 不仅推动生产工具的重大变革, 也体现人类对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利用能力的全面提升, 具体表现为对劳动对象的高效利用, 以及对新兴资源的积极开发与合理利用。其一, 深化劳动对象的开发程度。劳动对象的开发程度与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的创新发展密切相关。新质生产力借助新兴技术手段, 可对自然资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与利用: 发掘以往技术手段未能发现的自然资源, 利用以往已被利用且被视为“无用物”的弃置资源, 大幅提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 进而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其二, 拓展劳动对象的利用范围。得益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的创新发展, 劳动对象的范围与领域持续扩大。新质生产力催生大量新兴资源,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新的劳动对象——如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等, 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资源。相较于传统意义上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利用, 这些新兴劳动对象显然更具生态属性。

(四)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二者和谐共生的先进生产力

人的生产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5]207}。自然既是生产力劳动对象的构成要素, 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人与自然是判定生产力“生态化”特征的重要标志。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批判了如动物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 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35]559}被动适应自然的纯粹动物式意识, 也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时代造成自然大面积破坏、生态环境极度恶化, 将自然界“异化”为人的对象和有用物的愚昧行为。因为这种行为“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6]559-560}; 他们同时指出: “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 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 “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 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6]560}, 强调要坚持人化自然观、人与自然和谐观, 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衡量生产力“先进性”的警示器。

从这一角度来看,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内涵上的一致性, 决定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往的生产力发展模式, 往往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的增强, 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与未来。新质生产力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以新能源替代传统不可再生能源, 以新材料替代传统材料, 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提升传统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 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污染, 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自然保护的协调统一。这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因而,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展的“生态生产力”。

四、实践进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优化路径

新质生产力鲜明的绿色本质,决定了其发展的生态向度——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依循“理念—科技—人才—制度”的构建逻辑,在现代化实践中:生态理念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理论先导,生态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物质基础,生态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核心支撑,生态制度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现实保障。

(一)生态理念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理论先导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37]475}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先进理念的指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化的前提,是坚持先进生态理念的引领,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关切。一方面,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遵循和强大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为本,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38]256}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社会发展指标,特别是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39]187},要做到“生产、生活、生态良性互动”。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方法论,正确处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既注重生产力发展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又善于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成果推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共同发展、双向转化。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弘扬生态文化,增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政府层面需通过教育、宣传、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关联,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在企业层面

应积极转变发展观念,将生态理念融入企业文化,践行自然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在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则需自觉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能源节约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节能减排、绿色消费,践行生态理念,养成绿色生活方式。

(二)生态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物质基础

“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36]98}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在于通过生态科技的创新研发与应用促进生态转化。其一,以生态科技推动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是遵循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实现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耦合优化的发展模式。产业生态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底蕴”,需以生态科技为支撑,按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对传统产业的生产、结构、流通及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低碳、零碳与负碳产业,推动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实现动能转换;统筹资源配置,加大对绿色低碳相关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突破关键领域、重要行业工艺薄弱环节的“卡脖子”核心技术,保障高质量生态科技产品供给,引导绿色低碳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系统解决产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矛盾,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其二,以生态科技促进生态产业化。需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在确保生态系统功能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作为生产投入品,通过运营实现生态资源的转化与应用,借助产业集聚联动、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等方式,促进生态资源保值增值。生态产业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能”,要以生态科技为支撑,在保障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依托生态优势,将各类自然生态资源纳入生产要素范畴,通过产业集聚联动、优化配置资源要素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的转化、应用与保值增值,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其三,深刻认识并正确处理“技术异化”可能引发的“新型风险”。恩格斯充分肯定科学技术的进步意义,同时强调需预判“技术异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资本的逐利本质导致技术应用“在

一定时期内快速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40]579-580}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可能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摄取”,并对现行法律规制、伦理规范等提出更高要求,进而衍生“自然环境问题”“法律规制滞后”“技术伦理风险”等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24]508}。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应用。因此,需理性审视新质生产力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赋能作用,自觉规避技术异化倾向,深刻认识并正确处理可能产生的“新型风险”,进而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生态化发展。

(三) 生态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核心支撑

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的主体性要素,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人才,生态人才培养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41],要培育和建设一支既懂新质生产力、又懂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队伍。其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1]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要素,三者相互作用、协同共生,构成复杂的有机系统。其中,教育是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科技发展是教育与人才建设成效的集中显现;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核心目标,人才队伍是教育与科技活动的主体力量。因此,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构建一体化协同机制,形成良性循环的合力与组织效能,为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提供基础性支撑。其二,创新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人才的培养与评价模式。一方面,优化生态领域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科壁垒,加强新兴技术与生态环境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探索生态环境科技人才特色培养路径,培育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完善生态环境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构建

符合生态领域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机制,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充分调动生态科技人才参与创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增强其内生动力。其三,打造生态环境领域技术人才专业培训平台。积极与国际环保行业接轨,引进国外生态领域先进理念、前沿科技与仪器设备,鼓励绿色科技人才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视野,为我国生态领域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打造国内生态环境领域技术人才专业培训平台,开设有针对性的专班培训,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为绿色科技人才实践能力提升提供良好环境,解决人才与技能的供需失衡问题,多措并举提升我国生态环境领域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

(四) 生态制度是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现实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之一。生产力能否从观念转化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法律制度创新的制约与影响,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其一,深化制度创新,强化制度供给。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问题,“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42]99},需构建一套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态制度法规体系,确保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此,国家层面要制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最严格生态制度体系、最严密生态法律体系,以制度与法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各级地方政府需结合实际,出台具体实施细则与操作办法。同时,应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积极参与生态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得益彰。其二,强化主体责任,优化生态考评体系。明确各级政府、企业及个人在生态保护中的职责与义务,建立严格的生态考核机制,将生态保护成效纳入考评体系,以此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在决策与行动中更注重生态保护。同时,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惩戒制度,构建有效的生态监管与执法体系,加大对违法排污、破坏生态等行为的处罚力度,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主体付出应有的代价。其三,推动科技创新与制

度创新深度融合,以制度创新保障科技创新方向,引领新质生产力向更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度保障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质生产力科技成果,深耕生态监测、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科技研发。同时,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政策优惠,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产业,推动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五、结语

总体而言,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为研究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化特征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是研究新质生产力生态化特征的重要基石。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是具有绿色“质态”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求重构生产力发展逻辑,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鲜明的绿色特质和生态底色。其生态化特征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是对人类生存道义的高度自觉和现实演绎,呈现了文明跃迁与自然解放之间的互参,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必然选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将新质生产力生态化发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理念、科技、人才以及制度等层面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态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全面提升生产力要素的绿色“新质”含量,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协同共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211.
- [5]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6):127-145.
- [6] 姚树洁,张小倩.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1):112-128.
- [7] 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5):36-45;2.
- [8] 龚晓莺,严宇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实现机制与实践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24,32(4):15-22.
- [9] 郭晓鸣,吕卓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展阻滞与实践路径[J].[中州学刊](#),2024(8):38-45.
- [10] 周小亮,王子成.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4,26(3):1-11;74.
- [11] 王春娟,程梦琴.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意蕴阐释、发展路向[J].[党政干部学刊](#),2024(9):20-26.
- [12] 罗红艳,张姣玉.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财会研究](#),2024(9):29-38.
- [13] 侯爱萍,查慧珠.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理论逻辑、关键难题与实践路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38(7):25-37.
- [14] 朱珂,王建明,吴雅欣,等.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底层逻辑与发展路向[J].[中国电化教育](#),2024(10):43-51;59.
- [15] 朱海华,陈柳钦.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选择[J].[新疆社会科学](#),2024(4):27-37;172-173.
- [16] 龙宝新.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机理与行动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4(7):122-132.
- [17] 许中缘,郑煌杰.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内在机理、现实障碍与法治进路[J].[上海经济研究](#),2024(5):37-52.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22] 习近平.贵州代表团审议讲话[N].[贵州日报](#),2014-03-08(001).

-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7]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的答问[N].人民日报,2013-09-08(001).
- [28] 曲利杰.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内在实质与实践路径[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6(5):472-477.
- [29]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0]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1] 王鲁娜.中国当代生态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变革[J].理论视野,2019(11):68-74.
-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4] 何爱平,徐艳.劳动资料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经济纵横,2021(11):19-27.
- [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7]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8] 慎海雄,蒋斌,王珺.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9]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 [4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1] 习近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7-19(001).
- [4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编:程爱婕)